

论《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中的后印第安武士形象

刘克东

内容摘要: 本文借用美国印第安作家、理论家杰拉德·维泽诺的“后印第安武士”一词探讨了同为印第安作家的阿莱克西的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认为小说的主人公朱尼尔就是作者创造了一个敢于颠覆了白人主流社会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重塑印第安人形象的后印第安武士形象。本文认为,这一形象的塑造与被白人社会和印第安部落同时认同,既源于主人公的品格,也源于人性的力量,反映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对人性的追求。

关键词: 印第安文学 阿莱克西 后印第安武士 《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

作者简介: 刘克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国家族裔文学和加拿大文学研究。本文是黑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美国当代印第安作家融合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0D041】、“美国边缘族裔文学中人物成长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1D081】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英美加少数民族裔英语文学研”的阶段成果,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HIT.HSS.2009008; HIT.HSS.2009039】。

Title: The Image of Postindian Warrior i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Abstract: This essay, by borrowing the term of “Postindian Warrior” coined by Gerald Vizenor, an Indian American author, explores Sherma Alexie’s novel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It argues that Arnold Junior Spirit, the protagonist of this novel, is an image of such postindian warrior. The construction and affirmation of such an image by both the White and Indian communities is not only due to Junior’s own qualities but to the power of human nature, which reflects the author’s social ideal and aspiration for humanity.

Key words: Indian American literature Sherma Alexie Postindian Warrior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Author: Liu Kedong is professor a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rjoykliu@hit.edu.cn

“后印第安武士”是美国印第安作家、理论家杰拉德·维泽诺(Gerald Vizenor)生造的词,指20世纪美国印第安作家,这些作家“是新一代故事讲述者,他们刻画转型和生存,他们在后现代语境下讲述土著人的故事[……]他们在文学领域,以祖辈骑马征战时所表现

出的勇气(用笔)和敌人作战”(Tatonetti 152)^①。在这一意义上,美国印第安文坛新秀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就是一名后印第安武士,他不仅在小说中勇于以幽默、讽刺和手中的笔来纠正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印象,并在作品中创造出具有后印第安武士特质的人物形象。他的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下称《日记》)中的主人公朱尼尔(Arnold Junior Spirit)就是一位这样的后印第安武士。

—

《日记》是阿莱克西的第四部小说,曾获2007年的国家图书奖。小说的主人公朱尼尔通过跨越保留地疆界,进入白人学校雷尔丹高中学习,在与白人社会的交往中成功展示印第安人的新形象并赢得各方尊重和认同,推进了印第安民族与白人主流社会的交流和融合。

朱尼尔跨越保留地疆界无疑是一种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行为。从文化意义上看,保留地是白人给印第安人设定的区域,他们期望印第安人老老实实地待在保留地里,不要出来“污染”白人,最终消失在保留地上。朱尼尔所离开的保留地是一潭死水,多数印第安人处于被孤立、受压抑的状态,充满了绝望。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落后、贫穷,[……]处于美国最贫穷的人群之列”(Bee)。他们“努力抗争,在深渊之中求生存,其境况接近第三世界,贫困使人们难以自豪,经常有损其尊严”(Grassian 21)。贫困和绝望经常使印第安人酗酒,自暴自弃,而对外部而言,这一族群正好印证了主流媒体对于印第安人的一贯印象:沉默寡言、逆来顺受,是正在消失的“野蛮贵族”。这种精神状态进一步加强了白人世界对于将印第安人限定在保留地区域的理由。在这一背景下,朱尼尔跨越边界对其族群现实而言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冒险。正如有学者评论的,“朱尼尔[斯皮瑞特]不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顿·考菲尔德式的梦想者,而是由于看到了哪怕遥远的希望也要为之努力的冒险者——他在22英里之外的全白人学校雷尔丹如巨星闪耀。这段路程从前从来没有人试图跨越过,更不用说在白人世界生存了”(Lenfestey)。

朱尼尔的跨越边界在本质上是对于现有的种族文化疆界的一种挑战。“从距离上讲,雷尔丹距保留地只有22英里,但是从文化差异和心理差异上来说,这段路似有百万英里之遥”(Carpenter)。换言之,朱尼尔此举跨越了巨大的种族、政治鸿沟。对于理解这部半自传小说而言,作者阿莱克西自身的经历具有很大的帮助。他说“对于我来说,很显然,最大的鸿沟存在于印第安和白人世界之间。因此,由于我在保留地上长大,这一界线是政治性的、地理上的,也是种族性的”(POV, qtd. in Bolt 125)。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的存在,朱尼尔的跨越才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学者兰菲斯黛的评价十分中肯:“朱尼尔是在摆脱当今强大的身份政治的引力场。作为一个印第安人,他是在生理、历史、贫穷、社区、家庭和命运的困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有勇气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管这个机会存在于何处,哪怕是一个他认为对他充满了敌意的世界”(Lenfestey)。

对于朱尼尔而言,保留地就像一个用福尔马林保存标本的瓶子,而他拒绝被限制,而是通过选择离开保留地、进入白人高中来打破这个瓶子,实现了政治鸿沟和种族界线的跨越,使无精打采的保留地呼吸到了一些新鲜空气,同时也使保留地以外的白人世界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第安人的一扇窗口。

二

白人主流文化一直塑造着“即将消失的印第安人”这一刻板形象。这一模拟形象的典型例子是雷尔丹中学篮球队的名字“雷尔丹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队徽,一个肤色鲜红、插着羽毛、带着伤疤、长着鹰钩鼻子、豁牙漏齿的印第安头像。实际上,印第安人已经被文化性地抹杀了。很多主流人群都不知道现在还有土著人口的存在。他们以为印第安人已经消亡,已经把他们当作文化古董了。他们心目中存留的印第安人形象只不过是学术界和流行文化捏造的或者说是模拟的印第安人形象。经过白人军队的种族灭绝行动、神职人员对“异教野人”的信仰同化和旨在同化印第安人的重新安置项目,印第安人已经所剩无几。于是,政府出资命令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家保留(或称“挽救”)濒危的文化。这些“学家”们则根据自己坚信的印第安人特征“发明”了他们认为真实的印第安人——手拿弓箭、斧头、头戴羽毛头饰、身穿贝壳装饰的服装……他们将这些模拟的印第安形象摆放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这些假象再加上诸如库伯的《最后的莫希干人》等作品中所刻画的缄默的印第安人形象,以及好莱坞电影中(这些电影毫无例外地以悲剧结尾)所描绘的咆哮呼号的印第安野蛮人形象,致使普通大众坚信美国的印第安人已经彻底地消失了。比如说,在《保留地布鲁斯》中,柴斯和托马斯被酒店的服务员误认为是波多黎各人,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已经不存在印第安人了。“印第安人既作为一个象征性肖像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故事之中,又因悲剧性消亡的印第安神话而被彻底地从活人世界根除”(Harad 72)。然而,《日记》中朱尼尔的成功故事有力地反击了“就要消失的印第安人”的刻板印象。

雷尔丹高中用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像作为其校篮球队的队徽,并以“雷尔丹印第安人”为其球队命名的做法显示出其种族主义歧视。在朱尼尔转学之前,雷尔丹是一所全白人学校。所以,无论如何,篮球队都不应该被命名为“雷尔丹印第安人”,然而,为了增加新奇感,校方却贸然为之。朱尼尔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和篮球绝技赢得了白人社区的接受和尊敬。通过在学业上的卓越超群和在体育(尤其是篮球)方面的惊人技艺,他成为了一名21世纪的武士。

“石化木”的例子呈现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印第安人形象。地质课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石化木”是木头变成了石头,而朱尼尔则解释说,石化木是矿物质以木头为模具,逐渐取代木质的结果,而不是木质变成石质的过程。班里的天才高尔迪举手说朱尼尔是对的,于是,同学们就相信他说的话了。尽管老师没有感谢朱尼尔,高尔迪也没有承认他发言是为了支持朱尼尔,朱尼尔却的确在学业方面赢得了尊重。

最值得注意的是,朱尼尔通过他在篮球方面的超人技艺重现了武士形象。由于战马和弓箭现在已经过时了,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也不复存在,印第安人开始用其它形式表现他们的技艺和勇敢。阿兰·菲力(Alan Velie)如是解释篮球在保留地上的作用:“跟大多数少数民族相比,印第安人有一种更强的历史感;他们总是无法释怀他们骑马作战的光辉历史。他们很清楚偷取敌人的马匹,对敌宣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并因此而痛苦不堪,却又不知道何以替代这些活动。篮球是其主要的替代活动,和城里的黑人一样,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非常热爱这项运动”(qtd. in Grassian 74)。由于保留地上的生活非常无聊、单调、压抑,印第安人经常通过篮球给这种生活带来一线生机,同时也宣泄他们的怒火。换言之,篮球具有“改变保留地上沮丧、沉闷气氛的力量”(Grassian 74)。篮球还可以帮助打球的人得到一些自

信。格拉仙评论道“保留地上的阿莱克西和其他人全心全意接受的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就是运动——更具体地说是篮球运动。好像只有通过运动,保留地上的一些人才能获得客观的自我价值和自尊”(Grassian 26)。在《日记》中,阿莱克西把篮球当作一种主要手段,来重塑积极的新印第安形象。朱尼尔在校队的训练和比赛中总是表现很坚强、自信、顽强,这些优秀品质不仅使他帮助自己的球队赢得了比赛,更赢得了包括教练、同学和对手的敬意和尊重,从根本上为印第安文化和深层的民族精神赢得了认同。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武士”,朱尼尔的形象打破了白人社会关于传统的印第安武士的刻板印象——相貌凶猛、少言寡语的武士形象。朱尼尔虽然在篮球场上勇猛睿智,生活中也敢于将带头围攻和欺负他的白人青年打倒在地,但是他个子矮小,戴着厚厚的近视镜,书生气十足。同时,他幽默滑稽、口若悬河,显示出极强的自信和睿智。他跟很多人交了朋友,跟他们享有共同的兴趣——和罗杰打球,和高尔迪一起读书、学习,和珀涅罗珀陷入爱河。

由此可以看出,朱尼尔在勇敢地跨越疆界之后,在白人社会以智慧、勇敢和友善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印第安人形象。这一形象不同于雷尔丹高中队旗上扭曲的印第安形象,也不同于库伯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所表现的消失的高尚野蛮人形象,更不同于莫马黛《晨曦之屋》中不能适应城市主流社会生活的亚伯。相反,朱尼尔将白人主流社会从关于印第安刻板形象的幻觉中惊醒,成功地展示了一个民族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形象。

三

朱尼尔的后印第安武士形象最终也赢得了印第安部落的认同。他在离开保留地之后,并没有一去不复返,成为迷失的小鸟。相反,他熟知传统,对保留地和部族同胞感情深厚,在经历了痛苦的调整期之后,他成功地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

朱尼尔曾一度被“困在两个世界之间——因为他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把他当成叛徒的保留地和一个几乎只能看见他的肤色的富庶白人社区(虽然朱尼尔赢得了他们的尊敬)”(Carpenter)。每次在与印第安部落中学的篮球比赛中,他深受背叛感和负罪感的折磨。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背叛了部落,就像是帮助美国骑兵的印第安叛徒;另一方面,保留地上的人把他当成叛徒。他们管朱尼尔叫苹果——外面红,里面白(Carpenter)。篮球场上的痛苦经历帮助朱尼尔提高忍耐力,并逐渐成熟,他以自己真诚、宽容表现出对故乡和民族的忠诚,赢得了自己族群的理解和认同。朱尼尔和劳迪之间重续友谊无疑是最好的例子。朱尼尔和印第安保留区的劳迪是要好的朋友,但朱尼尔准备离开保留地去雷尔丹时,他们的关系恶化了。劳迪把他当成保留地的叛徒,并朝他脸上打了一拳,后来在与雷尔丹篮球队的比赛中,劳迪还把朱尼尔打成脑震荡。朱尼尔非常清楚劳迪对自己的误解,他始终锲而不舍地主动找劳迪,给他画漫画,写电子邮件,一如既往地表现出自己对保留地的爱和对友谊的珍惜,终于重新赢得了劳迪的友谊,两个好朋友再次走到一起。

朱尼尔在得到白人社会认同的同时,又能重新赢得印第安部落的认同。他的成功无疑源于他自己的勇气、智慧、真诚和友爱,而且还源于他背后的力量。当他选择走出保留地时,他得到了来自家族内部和白人的支持。朱尼尔的祖母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并且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他的祖母非常传统,擅长跳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技能,“聪明、热心,去过大约一百个不同的印第安保留地”(Alexie 154),“仍然保持着旧时印第安精神”(Alexie 155),但是,她身上所具有的“旧时印第安精神”却并不是基于自我封闭的民族主义思想,而

是体现了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了印第安人自古以来的开放心态和与外部交流的期待。这在朱尼尔的父母对他的支持以及父亲的朋友尤金对他的鼓励中得到了延续。

同时,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也是朱尼尔得到双重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在《日记》中,尽管存在一些有种族主义思想的人(如珀涅罗珀的父亲)和一些刻板形象(如雷尔丹学校的校徽),仍然有一些白人愿意接受印第安人。朱尼尔结交的白人朋友都鼓励着他:罗杰成了他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好朋友;高尔迪启发他努力读书,认真读书;珀涅罗珀成为他的恋人,和他共同追逐梦想;球队教练在他消沉的时候给予鼓励。白人社区的开放对于朱尼尔的成功融入是必不可少的。

从根本上看,朱尼尔走出保留地并且赢得白人社会和印第安部落的双重认同,除了来自个体所具有的品质和能力之外,还在于他顺应了印第安部落和白人社会的共同的交流愿望和种族融合的理想。因而,朱尼尔这一后印第安武士形象既是他的自我塑造,也是社会塑造,体现了主流社会价值观念无法压制和根除的人性之光。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一形象反映了作者的融合主义观念,其基础这是他对人性的追求。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已不再是一个保留地印第安人。我不再想被当作异类,不想有异域风情……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我想做普通人中的胜者!”(qtd. in Nygren 168)在这里可以看出,消除“异”是成为“普通人”的前提,是基本人性被解放的基础,而冲破现实障碍赢得人性的解放则是胜者。可以说,朱尼尔这一后印第安武士形象是阿莱克西的社会理想和人性追求的自我写照。

注解【Note】

① See Gerald Vizenor, *Manifest Manners: Postindian Warriors of Survivanc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1993).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lexie, Sherma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Illus. Ellen Forney.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7.
- Bee, Robert L. “Native American Reservations.” Microsoft® Student 2007 [DVD]. Redmond, WA: Microsoft Corporation, 2006.
- Bolt, Julie. “Border Pedagogy for Democratic Practice.” Dis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2003.
- Carpenter Susan. “Misfit.” *Los Angeles Times* 16 Sept. 2007. 15 Oct. 2008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7/sep/16/books/bk-carpenter16>> .
- Grassian, Daniel. *Understanding Sherman Alexie*. Columbia, SC: U of South Carolina P, 2005.
- Harad, Alyssa D. “Ordinary Witnesses”. Dis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3.
- Lenfestey, Jim. “Books: Straight Shooter.” *Minneapolis-St. Paul Star Tribune* 13 Sept. 2007. 21 Oct. 2008 <<http://www.startribune.com/entertainment/books/11381521.html>> .
- Nygren, Ase. “A World of Story-Smoke: A Conversation with Sherman Alexie.” *MELUS* 30.4 (2005): 149 – 69.
- Tatonetti, Lisa Marie. “From Ghost Dance to Grass Dance: Performance and Post-Indian Resistance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Dis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1.

责任编辑: 四 维